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呾羅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瞢揵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呾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彌國　朅盤陁國　烏鎩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隱軫疇壟爽塏穀稼時播宿麦滋豐草木扶踈花菓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踊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聰而不明日誦數万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崇三寶伽藍數

星

百所僧徒万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
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
而好學无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
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
極盛宗事稆（鍋句反下同）那天其天神昔自
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
稆那呬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
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
仰上下祗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
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
以牛馬馴畜競興貢奉俱伸誠素所
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无敢覬覦唯
脩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
其呪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
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
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
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号護苾那周二
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
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
也深信三寳尚學遵德從此國東北
踰山渉川越迦畢試國邊小邑凡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

西域記第十二　第三張

崇峻危隥攲傾蹊徑盤迂巖岫迴互
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冰
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
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
翺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翔飛
下望諸山若觀培塿贍部洲中斯嶺
特高其巔無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
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
呾羅縛國

安呾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周三千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
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
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菓人
性獷暴俗无綱紀不知罪福不尚習
學唯脩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
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
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
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
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
花菓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
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

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
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
茂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
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
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
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
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
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
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
至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
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氷雪寒風勁
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
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瞢健國
瞢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
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
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
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
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
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瞢健國
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
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
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瞢健國但
其人性暴惡有異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
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
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
餘里至呬摩呾羅國
呬摩呾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
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
多宿麥百卉滋茂眾果具繁氣序寒
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
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
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
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
除去一岐舅姑俱沒角冠全棄其先
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

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
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
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
訖栗瑟摩國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
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
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
里山川邐迤沙石弥漫土宜菽麥多
蒲萄胡桃梨柰等菓氣序寒烈人性
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
多衣氎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
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
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
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
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
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
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之[illegible])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
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
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
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氎褐有山巖

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 [illegible]
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
寶從此東北谷山入谷途路艱險行
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 [illegible]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
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里南北廣
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
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
烈唯植麥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善
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
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
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
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
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
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
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
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必當
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
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
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
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
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

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建
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謂其不死沙門
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遅至
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
猶曰不死疹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
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
我子已死尚云當瘳幽而謬惑孰不
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若是縶神
主除神像投縛莖河迴駕而還又遇
沙門見而欽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
行足邪逵澆弊雖久沉革在茲願能
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
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紛紛生死
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
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无虛說斯則
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
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
自尒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
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
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
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
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

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 [illegible]
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
少穀稼林樹稀花菓少氣序寒
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
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来禍福懼現
世灾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
覩貨羅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
國大山之南至商弥國
商弥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
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麦弥豐多蒲
陶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
暴惡屢為灾害祀祭後入平吉往来
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
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
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
衣氈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
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
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
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
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

飄風地鹹鹵多磔石播植不滋草木
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
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
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贍
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
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
則鮫螭魚龍黿鼉鼉鼈浮遊乃鴛鴦
鴻鴈駕鵝鷫鴇諸鳥大卵遺棄荒野
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
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
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
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
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
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
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
險路无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
至朅盤陁國
朅盤陁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
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
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
林樹稀花菓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
俗无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
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褐文字語言

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
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
教說一切有部今王淳質敬重三寶
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
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呾羅
(唐言漢日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
利剌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
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
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
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趣歸路
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
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
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
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
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
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
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
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
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
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
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
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主建
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

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强國

無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彦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眾伐呾叉始

[illegible]
羅國為質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
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
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
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
年別為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
奔穰舍羅(唐言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
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
風寒飄勁疇壠舄鹵稼穡不滋既無
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
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
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万
餘橐駝數千齎貨逐利遭風遇雪人
畜俱喪時朅盤陀國有大羅漢遙觀
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
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珎寶
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
鄰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
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岡
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
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國
烏鎩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暹羅國饒多河池土沃壤稼穡豐盛 [illegible]著
林樹繁茂花菓甚繁多出雜玉則有
白玉黃金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尚
禮義人性剛強多能計少庶聆文字
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
褐然能崇信為奉佛法伽藍千餘所
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
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无別君長役
屬鞨盤陁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之氣龍嵸編
石興雲崖障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窣
堵波嶄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
年前山崖崩圮中有苾芻瞑目而坐
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
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礼
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競脩
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
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
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
先有期限或言聞揵稚聲或言待日
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
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
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

[illegible]
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命乎
乃擊犍椎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
高視久之乃曰爾輩何人形容卑劣
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
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
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
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
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
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
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
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
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
稼穡殷盛花菓繁茂出細氈褐工織
細氎毛毹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
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
淺其俗生子押頭匾虒容貌麁鄙文
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
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
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
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
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
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

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户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陶梨柰其菓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觀谿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棊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万頌為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

[illegible]
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菓出氍毹細
氈工紡績絁紬又產白玉黳玉氣序
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
好學典藝博達技能衆庶富樂編戶
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儛少服毛褐
氈裘多衣絁紬白氎儀形有禮風則
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
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
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
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
毗沙門天之祚胤也
昔者此國虛曠无人毗沙門天於此
棲止无憂王太子在呾叉始羅國被
抉目已无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
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
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
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群下
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
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
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
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
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
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

記卷第十二 [illegible]

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
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
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
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
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而自進曰我知
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
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
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
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
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
安人功績已成齒耆老矣未有胤嗣
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
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
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
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
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
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
自茲已降弈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
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
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
為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
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
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
躬往觀其容止曰介何人乎獨在幽
林羅漢曰我如来弟子閑居習定王
恒樹福弘讃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
曰如来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攝
勤苦奉教曰如来慈愍四生誘導三
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
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纒愛網王曰誠
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爲我現
形既得瞻仰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弘
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
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
會稱慶而未有揵稚扣擊召集王謂
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
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礼請忽見空
中佛像下降授王揵稚因即誠信弘
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餕伽山
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隒四絶於崖谷間
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
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懸
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
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
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
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
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
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
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
支恒礼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遥敬夜
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
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
巖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
曰本在迦濕弥羅國請移至此昔有
羅漢其沙弥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
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
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噉
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
嗣位已威攝遐迩遂踰雪山伐迦濕
弥羅國迦濕弥羅國王整集戎馬欲
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
能退之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
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

[illegible]
先身沙彌時衣而示之王既見衣
得宿命智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
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
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
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
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
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
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
為其群之酋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
為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眾寇掠邊
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
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
未神也洎乎寇至无所求救君臣震
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
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
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
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
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
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
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
縺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
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

福以為神靈所祐也有罹旱澇王感
風厚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
政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
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
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
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則
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婆摩若僧伽藍中
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
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
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
遙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
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
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
乃心祗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
曰物有所宜志其所在幽林藪澤情
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
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沙
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
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
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
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
无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

石塔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
畢識諸宝華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
尊從應像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万
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
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於地安函
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
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弥篤
嚮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
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
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
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
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絶言其靈
已隱其教猶傳飡和飲澤味道欽風
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
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
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
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
秘而不賜嚴勅關防无令桑蠶種出
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
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
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
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

以持来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
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
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
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
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
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
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
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
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
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
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
蠶不殺竊有取絲者来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
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
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
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
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
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
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
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
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
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
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

欲可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旣迴鴐
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鎭農務者
人之命食國失鎭則危人絶食則死
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
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
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
万姓何丢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
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脩福建
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
請早入龍宮於是擧國僚庶皷樂飲
餞其臣乃衣素服乗白馬與王辭訣
哥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
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
須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皷封一
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
叅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
皷懸城東南若有寇至皷先聲震哥
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皷久
無舊懸之處今仍有皷池側伽藍荒
圯無僧

王城東二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
地絶無蘗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
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所一百万西

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
十万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
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
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 無復孑遺流
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媲摩城有雕
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
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
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
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
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淩
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到此城
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
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礼拜此
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
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異人時阿羅
漢身蒙沙土餬口絕糧時有一人心
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礼此像及見羅
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却
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
類尒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坌我獲
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
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

[illegible]

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
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
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
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
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媲摩城其人纔
至其像亦来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
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
勞落迦城為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
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
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媲摩
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
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
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
路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
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
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
隨風人行無跡遂多迷路四遠茫茫
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聚遺骸以記之
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
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
間怳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
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
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

百餘里至拘摩耿鄰故國即涅槃地
也城郭蕭條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
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
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
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
事難窮驗非可仰說隨所遊至略書
梗槩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故日入
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
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
通驛万里者哉

記讚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
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
謝於塵劫形識盡雖應生而不生起
謝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
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
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
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
法界摛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
智周万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
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
群有八万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
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騖福林風軌
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

天人之義備矣然忘動靜於堅固之
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継乎有待
匪遂乎无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
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揔其源流三
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
在越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
瑞万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弥
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尚群言紛
乱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
指事之實録尚衆論之若斯况正法
幽玄至理冲邈研覈奥旨文多闕焉
是以前修令德継軌逸經之學後
進英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欝而未
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
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咸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摅
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
由致我
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孝聖人之
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欝為
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
奥義欝于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闕於
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

斯顯矣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號清
流芳雷澤泳洪源於鴻川禮上德之
積祥基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
貴行福樹量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
閑居學肄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
令德省髮從學遊方請業同流
之地歷覽魯衛之郊背三河而入秦
中步三蜀而抵吳會建學從遊勉
請益之勤稍世英賢辱申求法之志
側聞餘論考衆講競當時同之義
但殊異道之學精發討源志存詳于
偏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寰矣以貞
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
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危而孤遊出鐵門
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
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
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
覽文明發奧音則博問高才啓靈府
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開所未聞得
所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識法門之匠
人者也是知道風聰著德行高明學
邁三冬業馳万里印度學人咸仰盛

德既曰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号
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大乘法衆号摩訶
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徵
号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奥義
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奥然
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别録
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
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
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雞
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隆
生故基與川原而膴膴潛靈舊趾對
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
而永歎匪唯麦秀悲殷黍離愍周而
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
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遄邁寒
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
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陁國前
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鹿野
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弥國出愛王
思慕如来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三尺九寸擬刦比他國
如来自天宫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
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
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
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
百九十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
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弥底部
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經律論
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
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
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
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
揔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越踐畏
途遘言旋軔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
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隘越
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
邑謁 帝雒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
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圖流鷲山之
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

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贊深經覽文
如已轉音猶響逆順聖旨不加文飾
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
典謨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
生動色相趣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
為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
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
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
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
譯寄明人經旨沖玄義資盛德若其
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
讜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
斯則為善文過則艶質甚則野讜而
不文辯而不質則可无大過矣始可
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
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
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
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
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
緇素僉曰俞乎斯言讜矣昔孔子在
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
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
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贊一辭焉法師

之譯経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遥之
集文任生肇融叡之筆況乎圓方為
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
旨綺藻経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
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
服為大揔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
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
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
卒歳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鷰雀
之資廁鴻鵠之末奉命庸才撰斯方
志學非博古文无麗藻磨鈍勵朽力
疲曳蹇恭承志記倫次其文尚書給
筆札而撰録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
或有盈辭尚无刊落昔司馬子長良
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継業
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
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況下愚
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
差封畺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凉節
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
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
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
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

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
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
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
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場迴
互行次即書不存編比故諸印度無
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
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
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
之務從實錄進誠
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
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
窮遐實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
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鷲山徙於中州
鹿苑掩於外國想千載如目擊覽萬
里若躬遊夐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
未記至德焉被殊俗來王淳風遐扇
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
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